

宁波好书

我来到了中国文化古老的津渡

——《唐诗传》后记



赵柏田

书名《唐诗传》，“传”在这里有两重含义，既是从事训诂和考据着手的诗歌阐释，更有《史记·列传》般为诗人立传的意图。我尤其关注的是人的境况，即在公元七世纪至九世纪这个时代里，普遍的遭遇和处境。

唐人在什么样的境况下生活？用对唐人生命世界有着深切体认的诗人闻一多的话来说，大概不外乎总是陷入一种“心灵的僵局”。再加上儒、道、释三派思想相互拉扯，“器识”与“文艺”争先恐后，唐人的行为与情感便在这多重夹缠中打着转。而诗歌，似乎成了致命重负之下的一个精神出口。而且，有了诗歌这条通道，唐人格格外放心大胆地制造着矛盾，多重人格比比皆是。

以前总认为，唐人的境况，只

是在无春山里做自己的主人。其实逍遥只是一面，加上另一面的彷徨与踟蹰，才合成完整的唐人生活图景。

是以，他们一面游于艺，一面又保持着士人的心性，把“天下”时刻放在心上，无论逆旅、穷途，照样有梦可做。这也几乎可以视作中国诗人的写照。

诗人重负转化为诗歌，必得经过语言这个熔炉的淬炼。中国文学的前半程——继续引用闻一多的一个观点，从西周至北宋，其实就是一部诗歌史。从《诗经》时代经过汉魏、六朝，再到唐朝，一种充满美感和力量的诗歌修辞已在成群结队的天才们手中锻造成形，并给今天的我们继续带来文化自信。据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说，读唐诗，就是回到文学传统，回到中国式情感的源头。

所以，唐朝诗人也是诗歌的“立法者”。他们走出梁、陈宫体诗的余荫，建立起五言、七言、古体、近体及新乐府诗的美学规则，从语言的莽莽苍苍处起步，重铸诗歌的筋骨与灵魂。最终，他们的焦虑似乎被这一美学方案消解了。

本书凡十五“记”，除《神龙记》《越中记》两篇以群像手法写神龙元年的“珠英学士”诗人群和大历年间的南方诗人群，其余各篇，聚焦王勃、杨炯、骆宾王、陈子昂、宋之问、李白、杜甫、元稹、白居易、李绅、韩愈、孟郊、李贺，其前后相续的活动时间，基本涵盖文学史的初唐、盛唐和中晚唐。读者自可把《唐诗传》当作一部以人物结构的唐诗小史，亦是现代视野下的一部“唐才子传”。

尽管有《河岳英灵集》《篋中集》等唐诗文本可作依托，有新旧《唐书》《资治通鉴》《唐书纪事》等文献可供佐证，要完整呈现唐朝诗人集游艺者、立法者、矛盾者于一体的精神肖像，仍然是一项几乎不可能独立完成的工作。原因在于我们面对的唐诗是一个庞大的文学宝库，清时编《全唐诗》，得诗四万八千九百余首，凡二千二百余人。这个数字今天还在不断增长中。

虽名之为“传”，但我并未奢望为前两三百年的唐诗写一部编年史，或为笔下的每个诗人撰写一部生平全传。吸引我的，总是诗人生命中的困境与转折时刻。如同进入一片森林，截取一株树的剖面，细察其年轮和纹理，这种微观叙事的方法，自然能融合史学的视野、传记的实证与散文的笔调。似乎也只有这种百科全书式的方法，才与我们心目中的那个唐朝相匹配。

所以选择永远是重要的。选择人物，选择事件，选择时间的切口，每一次选择本身也是叙事的冒险。在一次次权衡与取舍中，一个意义世界从语言的莽莽苍苍处起步，重铸诗歌的筋骨与灵魂。最终，他们的焦虑似乎被这一美学方案消解了。

本书凡十五“记”，除《神龙记》《越中记》两篇以群像手法写神龙元年的“珠英学士”诗人群和大历年间的南方诗人群，其余各篇，聚焦王勃、杨炯、骆宾王、陈子昂、宋之问、李白、杜甫、元稹、白居易、李绅、韩愈、孟郊、李贺，其前后相续的活动时间，基本涵盖文学史的初唐、盛唐和中晚唐。读者自可把《唐诗传》当作一部以人物结构的唐诗小史，亦是现代视野下的一部“唐才子传”。

从这个渡口登舟远行，唐诗如同一条星河。星汉灿烂，若出其里。手中舟楫，无外乎无数代历史写作者所说的诗史互证。中国历史何其浩瀚，中国又是个诗的国度，陈寅恪以为中国诗歌区区别于外国诗歌最根本者，在“与历史之关系”——“中国

诗虽短，却包括时间、人事、地理三点”。时间、人事、地理，使得中国的文学总是扎根于大地和人间，这是最为悠远和辽阔的现实主义。

沿着这条星河往前驶行，你会发现，唐诗的永恒魅力，不只在辞藻与意境的华美，更在于其背后所承载的，一代又一代中国知识分子在理想与现实的巨大落差中，不屈不挠的灵魂挣扎与生命咏叹，以及健康坚韧的精神力量。

行至时间的静深处，光线柔和了，物理空间叠合了，千年前的山川和人物奔来眼底。雨过河原，星沉海底，最遥远的事物变得触手可及。那已是中国文化的源头，你静心、屏息，内心一片澄明与虔诚。

如前贤所说，固执与狭隘是诗的致命伤，只有美的力量和广阔的心灵，才能引领我们走向这个唐诗世界。

唐朝不在了。有诗在，有唐人的命运在，他们的命运就是我们的命运。

与唐朝诗人相伴的五六年，于我是一段格外珍贵、美好的体验，对此我深怀感恩。严耕望先生六大册的《唐代交通图考》，帮助我建构了关于唐朝的地理概念，让我得以一边解诗，一边仆仆于一千多年前的京洛、河陇、江南、蜀道、岭南和塞漠。乡前辈傅璇琮先生的《唐五代文学编年史》《唐代科举与文学》等研究整理之作，使“初唐—盛唐—中唐”的时间轴从平面变得立体。感谢两位历史学家。

深耕小说和非虚构写作十年后，我再次回到了文学起步之处——散文写作。我写散文就是在回家。

荐书



《历史中的大与小》

作者 马伯庸

出版 湖南文艺出版社

日期 2025年12月

“如果历史有锁孔，好奇心就是那把金钥匙”，《历史中的大与小》书封上的这句话，是全书的灵魂注解。马伯庸的好奇心从无功利之心，往往始于一次偶然的触动：途经南京时，“朱家山河”的地名触发联想，把他的好奇心燃了起来。循迹深挖，竟揭开这条河道修建了四百余年的原因：负责开凿这条河的明、清历代官员，要么贪赃枉法，要么尸位素餐，要么敷衍塞责，要么官商勾结，导致工程时修时停，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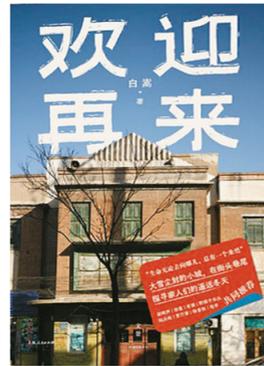
次无疾而终，从明中期拖拖拉拉拉到了晚清——所谓“或议而不行，或行而故谬”。

类似的“无用而松弛”的好奇心，在看似无关的细节中串联起历史的隐秘脉络。牙疼难忍时，马伯庸梳理古人治牙史，从诗句中窥见古人的病痛与豁达。白居易诗：“头痛牙疼三日卧，妻看煎药婢来扶。”后来牙齿脱落，白居易还特意写了首《齿落辞》：“嗟嗟乎双齿，自吾有之……”关于“正月剃头死舅舅”的民间传说，马伯庸做了一次追根溯源。顺治四年（1647年）正月实行剃发之诏，民间以剃发之故思及旧君，故曰“思旧”。相沿既久，遂误作“死舅”。

小人物的命运轨迹，是马伯庸始终执着的叙事焦点。他从正史的边角料中，打捞那些无名者的故事，让宏大历史有了鲜活的脸脚。历历年间的医生许仪后，被倭寇掳至日本，得知丰臣秀吉侵华阴谋，以卑微之身周旋于日本诸侯之间，冒险传递情报，用一生坚守诠释了普通人的家国情怀。

作为一部跨越十年的创作合集，本书更像是马伯庸的“创作幕后手记”，清晰展现了灵感如何生长为成熟作品。“唯有无用的好奇心，才能稀释人生的无聊。”原来，历史不是束之高阁的典籍，那些穿越千年的人间烟火，才是历史真正的精华。

（推荐书友：汪丽红）



《欢迎再来》

作者 白嵩

出版 上海人民出版社

日期 2026年2月

提起东北，许多人脑海里会浮现出熟悉的画面：要么是喜剧作品里夸张的方言与戏谑的桥段，要么是文学作品里被放大的衰败与荒诞，仿佛这片被大雪覆盖的土地，生来就带有“魔幻现实主义”的底色。但白嵩的《欢迎再来》用非虚构写作方式呈现了东北的很多现实故事。

白嵩出生于20世纪90年代的辽宁鞍山，他的祖辈是背井离乡奔赴东北的建设者。等到他长大之后，他也成了背井离乡者，只不过，是离开东北，去往别的地方。

多年后，他与父亲在隆冬时节一同返乡。灵山，这个新中国第一台大马力履带拖拉机、推土机的诞生之地，这个《钢的琴》的拍摄之地，藏着东北老工业基地的荣光与落寞，也藏着一个普通家庭的百年浮沉。

《欢迎再来》书写的是东北“故”事，是东北过去的事情，这个“过去”并不久远。作为纪录片导演，白嵩自带“观察者”的敏锐，却又因“归乡人”的身份，多了一份浓浓的共情。

三代人，离去与归返。三代人故事的背后，是东北作为重工业基地的起落浮沉，是家族黑白照片里的青春面孔，是大爷口中接兵时乘坐的“大闷罐子”，是姥姥住过的“红眼楼”里的小火炕，是爷爷回忆中战场上的峥嵘岁月和家庭里的纠结矛盾，是二大爷作为知识青年下乡在内蒙古的艰辛生活，是母亲一辈子的家务忙碌和下岗后干过的各种活计，是父亲年轻时对文学与阅读的热爱及带给作者的影响……

这些故事穿插在人们的口述中，采用了在进行时态，“记忆和现实这两重时空在同一块土地上更清晰地重叠，帮助人脱离漫长的重复的生活带来的熟视无睹，让我带着外来者的新奇、惊喜，重新审视故乡的变与不变。”

爷爷嘟起嘴，发出列车的汽笛声，“呜——呜——”仿佛电视剧《漫长的季节》的片尾。开往春天的列车，开往灿烂的季节，欢迎再来！

（推荐书友：林颐）



《寻找金蔷薇》

作者 张燕玲

出版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日期 2025年9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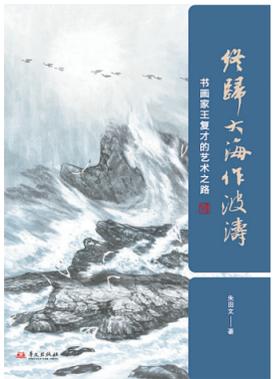
《寻找金蔷薇》是作家张燕玲多年来文学思考与生命体悟的结晶。在书中，张燕玲以其独特的视角与深邃的思考，勾勒了文学批评领域的生动图景，记录了中国当代文学浪潮的变化与转型。

全书分为四辑：“白心读礼”聚焦陈建功、东西、陈彦等人的作品，深入分析、揭示文本背后的社会语境与艺术探索；“寻找金蔷薇”探讨“新南方写作”的多样可能，分析智能时代文艺批评的新局面；“玫瑰花开”关注女性作家的创作轨迹，阐述蔡东、迟子建、黄咏梅等女性作家在文学创作中的自我觉醒与生命体悟；“地缘文家”则从地域视角进行观察，剖析广西、浙江等地文学的个性与共性，呈现了丰富多元的文学地理。张燕玲通过对地域文学的考察，揭示了文学与地域文化的紧密联系，为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与方法。

36年的编辑生涯，让张燕玲能够迅速捕捉到文本中的关键细节，并以精准的语言揭示其深层含义。同时，她的文字充满了温暖的情感，字里行间透露出对作家、作品的深厚共情。

《寻找金蔷薇》不仅是一部文学批评集，更是作者文学追求的宣言。张燕玲向我们展示了文学批评的魅力与价值，传递了一种坦荡的精神姿态——以最朴素的初心行走在文学与人生的长路上，不为浮华所累，只为了内心的光亮与理想。（推荐书友：金永淼）

让艺术生命如瀑布般壮美



杨东彪

诗人、记者朱田文从小喜欢画画。学生时代，他喜欢画海中的小帆船，画着画着，小帆船便漂荡了起来——当然，这是他的幻觉，小帆船并没有真正漂荡起来。他喜欢画画，当时却没有老师教他。

他的外公与沙孟海有亲戚关系，外公要去杭州看望沙孟海，让朱田文陪他去。朱田文高兴极了，他得到了一次拜访书法大师的机会，可以沾染点艺术的气息。谁知到了杭州西湖畔的沙老家里，得

知沙老病了，住院了，不好去打扰他。于是一老一小打道回府。

外公后来得到了沙老送的一幅书法作品，而朱田文错过了学习书法艺术的机会。

多年后，宁波书画界搞活动，作为记者的他，经常参观展览、听讲座、写报道，他心中那根喜欢书画的弦一次次被拨动。

真正让他立志学习书画的一个重要节点是去浙江美术馆参观王复才的书画展。他被王复才的作品深深感染，特别是那些巨幅的山水画，岛礁、海浪、悬崖、飞鸟，弥漫着一种浩大的气势，让他钦佩不已。他在完成这次展览报道的同时，求师王复才的念头也萌发了。他听王复才讲课，学习画理、画论、画史，还有书法。王复才为他修改、点评习作。一次，他在江北一个书画创作基地聚会，席间朱田文说：“王老师，您教我书画，我为您写一本传记吧。”话既出口，开弓没有回头箭。

于是，便有了这本洋洋近二十万言的讲述王复才艺术人生的《终归大海作波涛》。

“终归大海作波涛”是一个好书名，取自唐李忱和香严禅师合作的一首诗。王复才很喜欢这首诗，经常会书写它，或题于山水画幅上，或独立书写成书法作品，一次又一次。朱

田文也很喜欢这句话，信手拈来就成了书名。其实，从诗品上论，这首诗在星光灿烂的唐诗天空中，算不上最明亮的星，它的格调也不能与李白的《望庐山瀑布》相比。然而，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喜欢它呢？对于王复才或者朱田文来说，又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呢？

李忱即唐宣宗。据说，他曾一度隐居于深山，有一次他与香严禅师同行，远观瀑布，溯溪而上。高僧即吟出两句诗来：“千岩万壑不辞劳，远看方知出处高。”李忱立即接上两句：“溪涧岂能留得住，终归大海作波涛。”一首完整的气势磅礴的瀑布诗，由此合璧。此时此刻，李忱是何种心情不得而知，他自有其独特的人生感悟。从本质上来说，这是一首励志诗，通俗、明快、敞亮，气吞万里，横绝太空。瀑布有许多优秀品质，历代诗人都有歌颂之作，而李忱的“溪涧岂能留得住，终归大海作波涛”，则把它的远大志向展示得淋漓尽致。小小的溪涧算什么？寻常风景算什么？只有汹涌澎湃、碧波万顷的大海才是最壮丽的归宿。人生如此，诗品亦如此。

显然，这首瀑布诗对王复才是有特殊意义的。

王复才出身贫寒，当过农民，从小爬山、涉溪、砍柴、割草、插秧、耘

田，小学毕业便失去了升学的机会。然而他自小聪颖，会写会画，靠着脚踏实地的努力，一步一步走出一条通向绚烂前景的人生道路。他进了有“艺术殿堂”之称的浙江美术学院（现中国美术学院），毕业后分配在文化馆当美术干部，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美术事业。经过多番呕心沥血的勤奋努力，他获得了极大的成功，采风、写生、创作、入展、获奖、出画册、应邀为各地各单位画巨幅山水……他犹如一条小溪奔腾不息，汇向大江大河，汇向波涛汹涌的艺术海洋。他画山水画大海，他对岛礁大海情有独钟，他用多重勾勒、多次皴擦、反复渲染，表现出来的经千万年风雨侵袭而裂痕斑驳的巨石峻岩，成了他鲜明而独特的艺术风格，也正如他本人奋斗不息的性格象征。这一切都在朱田文的《终归大海作波涛》中翔实地体现出来了。

王复才的人生实践、艺术实践，正如他一直钟爱的那首瀑布诗。朱田文说，他也正在实践瀑布诗的人生境界。他们惺惺相惜，互为知音。

我从朱田文的文字中看到王复才，也从王复才身上看到朱田文。立志艺术，勇往直前，让生命如瀑布般壮美。

锐观察

致小读者：在AI时代做个“慢阅读家”

方向明

当今的世界，知识如洪流般涌来。各种App用15秒短视频争夺我们的注意力，AI聊天机器人能在0.1秒内总结一本书的“核心思想”。

图书馆的老师们发现，许多小读者习惯了“快速问答”，却很难静下心来读完一本薄薄的童话集。为什么我们必须坚持深度阅读？因为只有当我们沉浸在一本好书时，心灵才能真正成长。想象一下沈石溪爷爷笔下《海豚之歌》中那只叫“红背鳍”的半脸海豚，如果你在短视频里看海豚跳跃的精彩片段，你只会觉得它可爱。但当你随着文字深入它的世界——风暴中，它用残缺的身体托起受伤幼豚；面对渔网，它用声波引导族群转向；暮年时，它选择独自游向深海，把生肌留给年轻一代。这时候，你的心会与它一同搏击风浪。这些文

字让你明白：生命的壮美不在于外表完整，而在于在破碎中依然选择勇敢。

这种同理心的深度培养，是任何AI摘要都无法给予的。

再翻开郭姜燕老师的《布罗镇的邮递员》，认识那位背着绿色邮包走进黑暗森林的少年阿洛。当读到他把松鼠写给已逝祖母的信系上枝头，让风捎去思念时，你是否感受到文字中流淌的温柔？书中没有直接说“要学会关怀”，但阿洛每一次俯下倾听小动物诉求的身影，都在你心中种下了善意的种子。

这种润物无声的心灵滋养，恰是文学经典最珍贵的馈赠。

我并不是说AI是敌人。不必拒绝AI，但要学会让它为深度阅读服务。就像东北大学的Story-Mate系统，当孩子读《夏洛的网》时，AI不会直接解释“什么是友谊”，而是暂停在威尔伯望着空荡荡的网发呆的段落，轻声问：“如果你，此刻最想对夏洛说什么？”

宁夏图书馆的“提问魔法卡”更有妙法。黄金圈提问法：为什么小王子要离开玫瑰？（探究动机）时空望远镜：如果尼尔斯骑鹅来到现在这个时代会怎样？（打开想象）心灵放大器：哈利·波特在厄里斯魔镜前流泪时，你在想什么？（关联情感）这样的训练让你成为主动的思考者，而非信息的容器。

如何在AI时代守护深度阅读？建议你试试这些方法：

建立“阅读树洞”。每天睡前30分钟，把手机放在客厅。在台灯下翻开《草房子》或《小王子》，让油墨香气包裹你。研究表明，纸质书的触感能激活大脑记忆中枢，比电子阅读记忆深27%。

做“问题探险家”。譬如，读《西游记》时别急着查“孙悟空为什么被压五指山”，先用纸笔记下自己的猜想。正如课堂上同学们玩的“AI法官”游戏——只有提出精准的问题，才能获得有价值的答案。当“故事创客”。譬如，读完

《布罗镇的邮递员》，试着给森林里的新角色写一封信，可以是被阿洛治愈的忧郁树精，也可以是总送错包裹的迷糊猫头鹰。创作是最高阶的阅读，你的文字会让经典焕发新生。

少年朋友们，当你们在图书馆体验AI识图游戏时，在数字书房玩诗词闯关时，请记住，技术如同放大镜，能让我们更清晰地看见世界，但眼睛和心灵，永远长在我们自己身上。

半脸海豚用声波探索海洋，小邮差阿洛用脚步丈量森林，而我们这个时代的少年，将在文字的深海中学会呼吸，在思想的星空下辨认方向。

愿你们既享受AI带来的便利，更珍惜那些捧书静读的时光。因为，有些珍宝，必须亲自潜入深海才能寻得；有些风景，唯有慢慢行走方能遇见。

欢迎加入宁波日报书友QQ群：9806429